



玉牒初草卷上



蒲陽 劉克莊

寧宗皇帝嘉定十一年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留守氏距

壬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季先率先歸附剋復

東海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京東路副總管

楊友季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引見某

人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贈武信軍節度使畢

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爰謚曰文昭 乙酉

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之實不可專據行

狀從之 臨安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納諫用人等五箴 臣僚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奏比來朝廷治賊吏失之寬 上曰孝宗治賊吏甚嚴賊吏害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 等二十四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 上曰既被侵犯若不能應何以為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李壁

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辰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

翼大夫不嫖福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 丙寅日有戴

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務日及公事聚議不得出謁

黃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帝紀餘官分撰志傳遇史官闕不拘資格或補外許以藁隨修畢上之詔從其議

三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應謙之因虜犯江棄郡入山賴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謙之降兩官罷 庚寅詔

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如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支費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尚書兼國史實錄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孝宗皇帝寶訓 丙申禮

部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元年以後典禮
編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進讀通鑑徹卷乞宣付
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為祖父俱亡而祖母與母
有前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與父
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之
命亦不許用州縣毋得給據從大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盛
章奏洩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置閉
防犯者處以軍法又奏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脚
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餽乞下江西漕臣考覈水脚錢出

入之數今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微垣
甲寅以禱晴舉行寬恤之政 己未以經筵進讀資治
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于祕書省 癸亥閣
門舍人熊武輪對 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
武奏云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
無不盡知每日講讀之暇無他嗜好手不釋卷且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宿直絕不聞宴飲之樂上
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戊辰
黃序奏兩淮湖北京西守俸之俸悉取銅會州縣小吏
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委逐路運司下

所部增小吏俸將鐵錢并交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給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舊制歲終令丞合一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平常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攷其盈虧議其殿最從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必稱奏知資州李耆崗磐石縣令宇文之寅輒移城外南津浮橋於西津竹木纖弱溺歿十有四人乞並罷黜從之 丙戌臣僚奏知天水軍黃炎孫偷生誤事詔炎孫鑄二

秩罷 壬辰御射殿閱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壬辰盛章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為十分以所通定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凡七等上四等除評事餘三等循資占射比年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有司以其仕進太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窄在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除評事餘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注檢法取之寬則習者必衆用之精則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詔前淮南轉運判官方信孺特鑄三秩以給事中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官民聽其奔迸私賂山東首領

意在邀功故也 丙申大理寺丞趙彥恢輪對乞擇守
令上曰守令難擇監司則每路只消擇三兩人 丁酉
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 戊戌黃序奏前知江
陵府直祕閣趙善培昨以憲節兼帥襄陽虜騎犯塞驚
畏成疾易鎮江陵不聞有一施設乃帶職名奉祠而歸
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朔 癸卯盛章奏乞令諸路憲司歲終比較
州縣獄庾成尤多者痛懲一二從之 乙巳臣僚奏新
知處州呂祖平頃以珍玩取媚權姦祖復乃其堂兄祖
平恐為所累圖寫宗枝指為疎族用以自解守江陰無

善狀乞罷括蒼新命從之 丁未李安行奏遴選愛民
奉法者為郡守老成有風力者為監司從之 袁燮進
對奏蜀中不靖上曰秋高馬肥是他時月尤當為備燮
奏云今日事勢迫切不容少緩上曰蜀帥不可不易又
奏兩淮荆襄間近雖稍靜然不可忽上曰夷狄姦詐何
可輕信燮奏云講和却是省事但虜人之意不專在歲
幣難與通和上曰他國掠所得已數倍於歲幣燮奏云
誠如聖諭虜既不通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月入氏
辛亥填星留守亢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
詔湖州賑恤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行奏陛下
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及早晚皆講讀而作輟之
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奉養
雖有節而帑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察豈非安於小康而
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治功從之 給
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輕信浮言驚擾中
書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黃炎孫負印先遁詔綸奪兩
秩罷炎孫追三秩居于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
府趙彥橢為寶謨閣待制旌其職事修舉也 甲戌監
察御史蔡闢奏兵部侍郎黃序遍歷軍諫嗜利無厭詔

與祠祿監察御史王夢龍奏國子司業林垌異懦貪鄙
乞行罷黜從之歲星入井 辛巳詔知潼川府許奕與
祠提刑丁必稱罷以待御史李楠言其阜郊之擾妄奏
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燮為編類 孝宗皇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德秀官一等旌其擒捕海寇之
功也 丁酉詔諸以贓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必檢
會元劾罪犯輕重為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
諫盛章奏乞戒飭監司帥守凡日前差入食廳之人並
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察受差人罷黜所差官例責罰
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賊吏罰輕自今罷免者勿與祠鐫褫者勿敘復竄斥者勿近徙永不與親民者勿改正已甚則施杖配估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為令甲從之 癸卯權工部尚書胡榘奏事云殘虜本無能為陛下愛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 上曰皆邊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鄭昭先為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從龍為儀仗使吏部尚書李大性為鹵簿使戶部尚書薛極為橋道頓遞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崑

提舉萬壽觀 詔平江府新報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依仁循義服禮樂智守信為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歲星入井臣僚奏新除起居舍人留元剛立朝傾險治郡荒淫乞寢新命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知興元府充利州路安撫使聶子述內引朝辭 上曰朕將付卿全蜀子述奏臣材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陛下使令之意 戊辰盛章李安行進對論敵情變詐願陛下毋以虜退為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備禦 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却遲安行奏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曰極是又臣僚

言二廣大州城池甲兵僅足自保至於小州城低池淺兵或不及百人南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隸于此猝有竊發何以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荆襄介意而置嶺南於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東南欲望朝廷無惜小費於二廣之間其有要害去處切宜葺浚城池練習民兵以備緩急上從之

九月庚午朔癸酉蔡開奏今後聚斂之臣永不列於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馭軍從之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朝享太廟辛巳大饗于明堂赦天下雷

丙戌月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己丑歲星守 壬辰

監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點夫某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八斗計其資糧靡履點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下戶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科降官錢委淮西漕司雇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度所給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迫乞嚴飭典餼之官凡所募雇必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楠^奏二廣四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睥睨符所

二武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此得一削又改辟它州四嶺右獨桂林似中州官游來者往往職隸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列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削不安本仕者按奏鑄斤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日者郊禋肆赦未幾雷聲隱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祇承德意督責已蠲之租淹留應釋之囚沮抑參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或貸而不問掩覆陣亡哀剋衣廩既失軍民之心遂邀上天之變乞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意仍內

委臺省外令監司帥守等第覓察奉詔不虔者並從之

壬寅恭謝于景靈宮

癸卯如昨禮

以趙方為龍

圖閣待制仍舊京湖制置使大理丞游九功遷官一等直祕閣知金州 己酉崇政殿說書柴中行進講奏曰所誦唐國風以後詩諸侯之事也何足為陛下道願其所述有是非得失興亡治亂之迹可以為後世規鑒者上曰卿以名儒勸誨異聞忠謹 壬子蔡闢奏科舉差

官每患科名負少乞博採科第學識衆所推重者以備考官之選從之王夢龍奏邊郡幕職令佐雖考第舉負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恭謝于太乙宮 甲寅賜

武臣宴于貢院 丙辰瑞慶節羣臣上壽 丁巳賜文
臣宴于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英殿 戊
辰盛章奏以太祖太宗真宗高宗孝宗諱學為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災傷州軍合蠲放賑濟
去處並從實以聞違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己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山
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辛未就命禱雨從臣卿監郎官禱
雪 壬申蔡開奏今後慶宴毋得托疾避免從之 廣
西經略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而食詔千之先
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進讀高宗寶訓至

為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人得以議上曰人主作
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至凡進一人使人皆以為
當用退一人皆以為當去廼為允當因奏高宗聖意以
為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陛下以為法上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論又讀至朝廷多是
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後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
因奏向來諸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及遍行上曰人無
信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至功過不相掩則
賞罰信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自是不可相掩 甲
戌袁燮進讀寶訓至王瓊專事交結因奏將帥交結非

能自出家財不遇掎刻軍士上曰今日將帥亦有此弊
何以成功又進讀吳璘功賞寶訓云政有賞罰如醫用
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氣要須適中燮奏曰自
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柔皆不可不中上曰柔而
不中為姑息剛而不中為霸道剛柔皆得中為王道燮
曰誠如聖諭 丙子填起入氏宿方口星 袁燮進讀
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遞加一等上曰此民兵耶
燮奏曰即民兵也建炎間中原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
自守者虜不能破高宗所以優賞之因奏王辛者即土
豪也去年光州被兵辛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 四

川制置使董居誼奏殘虜犯關知成州羅仲甲知西和
州楊克家皆棄城不守詔各削三官克家送居道州仲
甲常德府 已卯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為統制旌其連
獲賊寇海道肅清故也 辛巳刑部尚書徐應龍進讀
續帝學至詔誨讀官遇不開誨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
政體者二條仍旬錄申三省因奏近歲止進一條而不
復申省乞間以一二付外施行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
對劄子一同若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 壬午蠲
皇后殿置平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後稅
租科數等三年 袁燮進讀寶訓至上書後漢光武紀

賜右諫議大夫徐俯手詔曰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燮奏曰高宗所謂讀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臣聞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以此等語灑之宸翰上曰呂公著有十事司馬光有五規柴中行因言臣向於宗寺恭覽玉牒載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歎仰 甲申校書郎袁甫進對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忠實者為正人諛佞者為邪人知有人主知有國家者為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者為邪人上曰然又奏陛下若得正人以為國家用則朝

廷根本既正外患何憂不平上曰然 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元祐三年五月詔權住進講八月范祖禹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龍奏曰祖禹意謂人主深居間燕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為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人主之學當以此心為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心正則萬事皆正惟陛下留神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此 乙酉袁燮進讀寶訓建炎元年手詔三省曰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譏聖德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燮奏曰高宗所以中

興者只為能辨宣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之罪君子小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為立國之本上曰邪正豈可不辨向來止為邪正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自是可為之時變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可為者中行又奏曰更在陛下奮大有為之志上曰然丙戌太府少卿葛洪奏惠民五局以偽藥給賣詔監官管淇陶大章問丘倚各鑄一官潘師文展磨勘三年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蘇軾所讀淳化二年太宗皇帝謂侍臣曰諸牧監馬多成近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申訴太宗皇帝深哀

憐之民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眾又非如馬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應龍奏曰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殺鮒孟子謂其恩當及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事迺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上曰昔人開導其君類多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亦甚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乞審擇上然之 庚寅皇太子講堂奏乞講尚書後之表屢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為朋黨之論

變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上曰此時天下洶洶變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既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偽學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變等奏誠如聖訓次進讀續帝學元佑元年司馬康誨尚書洪範又用三德哲宗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請書于冊變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言博學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陛下勤於訪問上曰問則明日南至上不視朝

十二月己亥朔李楠奏知揚州應純之昨守山陽背公徇私掩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鐫罷從之 庚子徐應龍進誦寶訓至昭慈皇后處瑤華宮事應龍奏曰茲事其初也人衆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之變昭慈以廢居瑤華不與北徙既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高宗豈非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上曰當時宮中所謂厭勝者烏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漢之武帝惑莫甚焉李楠奏曰陛下聖明迺灼見無是理 癸卯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入浙者就江東三司截留科撥理為和糴之數却責三司以元降糴本

於浙西豐熟州郡就便取糴徑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和糴倉抵還兌撥之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寧國廣德等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兌撥應副江上軍糧却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支遣其部綱賞格當照地里差次與推元賞從之 盛章奏祖宗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十庫三司有關於此假貸陛下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乏諸州合解之數以囑托而寢虧主藏出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修內司文曆令赴比部驅磨元祐間御史上官均請復舊制令戶部太府並主行內藏檢察出納令士大夫顧忌無敢言者不過

以左右近習惡聞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令外廷檢覈內帑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御軍無律赴援畏怯詔鑄二秩送軍前自効 甲辰以禱雪謫大理寺臨安府三衛私酤茶鹽贓賞錢 丙午臣僚奏安豐軍教官何知昌化軍教官張毅然各擅離任入朝覓舉乞並罷黜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教官不得妄作訪求遺書差出及入簽幕從之 巳酉御射殿閱軍頭司武伎 庚戌月入井 辛亥應龍進請續帝學至劉唐老言大學論入德之序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而達之天下國家唐老之言是也上曰大學之言甚切

治體 甲寅袁燮進讀實訓至上跋晉王羲之書蘭亭
詩敘云覽此敘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
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
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燮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
文妨要最計利害高宗當紹興元年金虜方強中國多
故之時燮為聖訓令殘虜未平邊烽未熄願陛下體高
宗之意激厲士大夫上然之

丙辰徐應龍進讀實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
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

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
令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
得從權裁決豈復有成法乎上深然之又讀續帝學至
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為邪以小人
為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為君子而
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乃以
為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上曰君子小人最為難
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即其事而觀之 已
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
如之 庚申徐應龍讀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諍讀官

諄詩至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滌其釜鬻而已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為陛下牧養斯民者以苛察為明以督促為能望陛下時有以丁寧訓飭之上曰然 壬戌給諸軍薪炭錢 甲子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玉牒初草卷下

蒲陽 劉克莊

寧宗皇帝嘉定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朝賀 聶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己巳不視朝 癸酉袁燮以已見進對論豫常燠若時雪未應由逸豫之故願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回上曰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燮奏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上曰人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大風 戊寅表

變進讀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頤浩過失
變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為股肱心膂任以大政故
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為耳目無所不言故大臣不敢
為非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
宰相待罪上下之情不通則為否卦若臺諫不言何緣
得知朕只要人來說 吏部引見計黻等三十九人詔
並改合入官 蔡闢奏乞申嚴百官出入局之節及常
朝後殿回參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貢舉 甲申盛章
奏朝廷每給和采犒賞並以銅券而兩淮州郡將帥率
以鐵錐折支物貴錐輕實原於此乞嚴行戒飭 李安

行奏近有指揮凡逃絕田產為民冒耕若請佃在戶者
並令召賣拘錢解封樁庫官吏奉行過當開告許之門
立刻奪之令所在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間置局出
賣嘉定間嘗再根括為錢不過一百八十萬緡而已乞
下諸路應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欠租課者並免
估賣其因近降指揮為人剗買者給價還剗買之人並
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壬仲等二十三人詔並改合
入官 袁燮進讀續帝學至上官均言明君操術自有
至要蓋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群
臣之情達天下之政燮奏上官均之言可謂切當臣願

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言亦須觀其所問之人問於
正人必能盡忠問於邪人反為正人之害上深然之變
奏人之邪正亦不難知但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
邪正判矣 丙申李安行奏知婺州趙舉夫哀斂析秋
毫每日輪官受輸別貯出剩即其多寡以課能否其折
價也每石以十貫而回乘軍糧也以三貫二百軍民怨
嗟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續帝學崇
寧三年幸太學遂幸辟靡御製辟靡記宣和四年幸祕
書省次幸祕閣燮奏當時與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夷

狄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無
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只是觀美初非務實何
以能遏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八
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此
兩試廣郡親見其間武臣為郡者狼籍殊甚李安行奏
云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比文臣甚優上曰此等
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云
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事陛下能記之否上曰士
良歸老語其徒云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
則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能

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江淮
宣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 癸亥以武師道為池州副都統制
甲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先見臨事
無豫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寢召命從之

三月丁卯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敵猶
當掩擊攻劫口奏云虜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
崖岸彼豈肯退聽上曰當立此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
懦之習口奏云若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昂官軍人人
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上曰然 己巳鄭昭先

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 戊
子大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
於御衆激使攜貳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

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撫丁焞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
賞其誅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為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
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沔州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焞執
而誅之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
龍進讀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
乞皆用武臣帝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矢石應龍奏
云如丁焞在沔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盡得若人而

用之復何患上曰此人殊有謀略 甲午表燮進讀寶訓至御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前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宜戒勅之又讀續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著明其說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誨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燮因奏觀程瑀事則知向來讀官亦進誨義也上曰只讀一遍則無益於事閏三月丙申朔表燮進對因賀生禽偽駙馬燮言若當時與虜誨和安得有今日之事上曰若誨和則銳氣銷鑠燮奏人主銳氣豈可銷鑠 己亥臣僚奏吏部郎官康仲穎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善狀詔仲穎

與祠 辛亥柴中行進誨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之詩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上曰人主容納諫爭則人臣得以行其道 壬子表燮進讀寶訓至上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為善戰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驍勇其心術亦可倚仗燮奏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却稱大捷十數上曰彼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表燮進讀寶訓至手詔三省今後侍從有關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者知監郎官關選監司郡守有政績者燮

奏高宗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後通練世務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次讀錄忠義門變奏蘇軾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仗節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合苟容者多只觀輪對便自可見上曰此只是為爵祿變奏陛下更宜崇獎節義四月丙寅朔 辛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弊上曰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今在陛下 壬申填入氏方口 癸酉月入太微垣 臣僚奏成都提刑周居信被召參月遷延營私乞寢召命從之 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貪乞行鑄片從之

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癸未朝獻景靈宮甲申亦如之 辛卯參知政事曾從龍除職與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謚曰忠肅 壬辰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 盛章奏太府卿四川總領王鈞奸險貪恠隱匿乘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萬蜀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鈞每侵撓其事權禍流四蜀歸裝捆載舳舻蔽江乞重寘典憲詔鑄三秩罷之 癸巳李楠論曾從龍被命宣威遷延時日乞寢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蜀席卷乞重行黜責並從之居誼褫職鑄三秩 甲午福州

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為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
勅令 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
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虜匪茹輕啓於兵端生民何辜
重罹於荼毒空國以逞仍年于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
小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之多我
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速鯨鯢之戮遂空狐兔之羣漸底
晏清少寬憂顧然念創殘之後尚多愁歎之聲室戶既
墟婦子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
扞邊戍事之家盍盼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或

失律而逋逃或乘時而嘯聚悉疏禁網用穆近衛於戲
除戎器戒不虞敢廢修攘之政發德音下明詔共為安
集之圖咨尔群倫體予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
沿邊諸州軍府縣鎮曾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處
恤死節赦罪囚蠲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忠
州團練使張威為右武大夫揚州觀察使依前沔州都
統制 癸卯袁燮進讀續帝學至迪功郎朱燾辭召命
乞嶽廟上曰燾安貧樂道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燮奏燾累召不至而孝宗益重之自初官即與改秩可
見崇儒好賢其後入為侍從出典方面又嘗擢置經筵

當陛下龍興之初實為諱官上曰記得朱熹在經筵即是朱在之父燮同說書柴中行奏陛下記憶朱熹如此其子猶在罪籍本無大過陛下能拔拭而用之亦足以見不忘忠賢之後上然之 臣僚奏監司州縣期會不報動涉歲年乞詔省部攷覈稽遲必罰無赦從之 甲辰以扈再與為鄂州副都統制 乙巳利西路安撫司言西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二十四人狀乞將權知郡趙彥叻優加旌異詔彥叻特轉兩官知西和州 丙午表燮進讀續帝學孝宗皇帝聖訓云朕常語東宮德性已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以英氣則為盡善燮奏人

君之德固以溫粹為本然不濟以英氣則無以立大事決大疑惟有英氣則有英斷而人主之德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可此孝宗所以言廣讀書也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未徐應龍等奏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徹卷乞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沒入寶應縣韓侂冑田五十九頃撥充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為保寧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利東路安撫使 己未祕書監柴中行輪對奏近上官職須親出陛下手然後權歸於

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上帝上曰只是要無私不用非人也又奏三學伏闕此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於人心則人心自平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觀邊庭種類至多使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怠邊備今偷安之徒只欲苟目前富貴豈復顧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仗上曰須是懋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然亦不可置之腹裏况陰誘韃人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質乱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

知人之法然必在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乱上然之 癸亥以進讀續帝學終篇賜宰執誦讀修注官燕于祕書省 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姓名來上籍于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尚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觀 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闢未嘗試邑昨除臺察冒然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丁卯權工部尚書胡榘禮部侍郎袁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章右正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龜年張次賢言其和戰異論待班

漏院會食公堂紛爭求勝覺開朋黨害及國家故有是命
庚午以隨州棗陽縣為棗陽軍後荆湖制置趙方請也
辛未太白晝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嫖薨輟視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午臣僚奏軍器監黎伯巽傾詐兵部郎中高禾當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趙彥适權姦之甥乞並與郡著作郎陳黼憤、無聞與參議官大理正沈繹丞蔣誼與官觀並從之 詔朝士補外推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蹟稍深許之為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二著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制置使李珣權重謀踈泗上之役

實珣逼行損國家威重啓夷狄輕心乞候服闋奪職仍乞沿江兩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于天竺山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處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州陳毀違者追冒請俸給計贓坐罪 己丑張次賢奏申嚴胃試假託宗枝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二等旌其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于井 辛亥宣繒奏董居誼誤國罪大僅降三官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更降兩

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章奏乞先降糴本令臨安府兩浙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斛以寬淮民後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誕謾無勇詔罷之

庚申蠲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慶節銀絹以經虜寇焚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光山縣知縣許洎權統制韓貴叶力捍禦貴慶戰屢捷以寡不敵衆陣沒洎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洎武翼郎貴修武郎並與一子承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定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正司

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不堪拜跪者特轉一官與一子恩澤却於以次人選襲又奏選擇老成更練之人為知宗並從之 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一色官會近乎抑配乞以金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制置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措置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星 壬午蠲建寧府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等五等戶積欠稅租為緡錢一十萬從守臣史彌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

熒惑 庚寅李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與夫草茅獻議多有可採而未及行乞置籍記錄委官考察其可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讀徐應龍進讀寶訓有自東京來者云張九成投偽齊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曰非高宗聖明九成必遭中傷上曰飛語烏足信又讀張常先汪召錫莫級范洵等告訐帝曰可並與追削編置應龍奏曰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高宗可謂深得詩人疾詭之意上曰此誠可為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朕欲治賊吏須檢舉祖宗旧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上

曰祖宗治賊吏至棄市楠奏高宗嘗曰不必至此咎黜足矣繼今有賊敗者乞並遵高宗聖訓杖脊流之嶺表 乙巳徐應龍進讀通鑑至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應龍奏曰昔之將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倍剋而不恤士欲其臨危效命得乎惟陛下嚴戒敕之 癸丑詔令皇城司招刺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闕 省衢州西安縣西尉置龍游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大宗正事師禹為少保保寧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石為保寧軍節度

使奉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谷為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二十六年樊光遠進對云近
投荒者還官職物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帝諭輔臣曰
往時士子或上書忤秦檜押往本貫或它處聽讀致妨
應舉可並放逐便上曰當時秦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
去盡應龍奏曰高宗既為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
士人亦令逐便恩亦厚矣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
甚 丙辰月入太微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
統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世忠鑄
三官降準備將 辛酉臣僚奏沿邊令尉須年六十以

下方許差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
部別行注授從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寮奏乞戒

敕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惡歲終具數來上省部
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權殿前

司事務王瑞理獻錢會叁拾萬貫令本司椿管 庚午

月入羽林 辛未張次賢奏淮西陸運旧分兩路東路

自安豐運至無為無為運至戶戶運至濠西路自蘄運
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往
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措畫乖方東路之夫遣往西路

甚或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殺諸司勿得越境借夫
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郎
中張午進對奏前此方面之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
當急收賢望拔用智勇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版
曹之用不繼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宜
貫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
當取民上曰誠是又奏邊事上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
陛下軫念遐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圖事揆策固當
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上曰當
慮後 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于貢院 庚辰群臣

上壽 辛巳賜文臣宴于貢院 癸未大燕集英殿

丙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排陞降之
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衛奏知欽州林
千之殺人為饌乞差大理寺官審勘上曰然又奏乞令
四蜀守臣各修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闕者目下招填
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行不虔者從之 辛卯臣僚
奏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退縮辭難乞別與州郡從
之時朝議移帥闡于楚州仍有異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丁酉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徐龜
年奏前主管川秦監牧公事趙彥紹斬吝本錢不盡支

散致四川都統司戰馬闕數乞寢房縮召命從之 己亥日南至御文德殿群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 癸卯詔臨安北山劔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伐石以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孫涇鞠林千之獄于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楊次山為太保安德昭慶軍節度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為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繒奏子述入蜀之初不能撫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為亂害及王人驚惶奔

竄僅以身免乞將子述奪職罷祠從之 己未李楠奏於無事為有事之備上曰極是寧有備而無事不可無備而事至無所措手楠奏殘虜雖已垂亾宜加意設備上曰困獸猶鬪 壬戌詔置安邊所幹辦公事一員 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鎖應以七人取二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應例立為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監官縣海潮衝突沙岸傾坍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埭仍撥上供錢米為工役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

奏畢上曰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言極當

辛未詔以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石賑贍臨安貧

民 詔省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衛奏權刑部侍郎何剡久苦末疾弗為去就詔

剡與宮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船務

除依條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

戌臣僚奏乞諭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

勇智慮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陞擢從之 丁亥臣僚

奏前知瓊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

陳士廉專事欺誑妖寇既梁副吏何彬為賊謀主而不

能察詔炎正士廉各鑄一秩罷之又奏申嚴京官臺參

之制謂如有過犯未改正者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

亦視臺閣為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選乞下臺部

自今京官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

外其有限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寮

奏戰士歿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柵身歿

者增支九箇月而孝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

十一年指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歿者申逃亾因傷歸

柵者云病歿請給截日住支老幼轉為乞丐乞下諸軍

痛革此弊從之 己丑以陳立為興元副都統制程信

為利州副都統制 是歲兩浙路戶二百八十九萬八
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
建路戶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
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